

### 浦江二十公里的世界

陈丹燕

2021年于我而言是全新封闭的另一年,格外容易疲惫,容易觉得身体很重。不过,疫情稍稍平息,黄浦江边的那些美术馆就小心谨慎地开门迎客。

我这才惊奇地发现,黄浦江的这一段,慢慢变得也有点像美术馆之河的意思了。到了疫情平稳点的时候,预告本城展览的文章起出了个俏皮的题目:为看展览跑断腿。

夏加尔画展在上海开展。夏加尔画的那些60厘米乘40厘米左右的水粉画和油画里,和他热爱的人总是平展展地飘浮在半空中,就像新西兰峡湾上空长长的白云。那时我想到,嗯,那些年我也曾这样飘浮过,飘浮在去美术馆的陌生路上,在1992年的慕尼黑。正像夏加尔的那句话:如果你心中有爱,又被爱着,你就理解这种飘浮。夏加尔沉醉的小人们飘浮在2021年夏季的久事美术馆墙上,久事美术馆开在外滩的石头墙砌起来的大房子里。它从前是怡和洋行大厦。它是外滩那片大房子里最早建成的一批洋行大厦,也是通商口岸时代最重要的外滩建筑。

夏加尔1981年再画小人的时候,他那充满爱的小人们已经入了土,可在地底下他们还拥抱彼此,并保留着飘浮的姿态。原来,即使死了还能给予对方爱的温暖啊。这正是我心目中对爱的要求,和信念。有些信念也许是不能实现的,但不影响你在心中继续保有它。有时,特别是在博物馆里,你会遇到一些光亮,借助一幅画表达出的情感,你发现那些自己人生初始时建造起来的神话,竟然还在心底堆满往事杂物的角落里悄悄站立着,不曾倒塌。

那些年来,我在许多博物馆里遇到过夏加尔的画,多年前去法国梅



十二年前,我从自己提议并参与创办的某外资卫浴企业执行董事和副经理的岗位上,正式退休了,时年五十四。在退休第一天的日记中,我写了四个字“归田不卸甲”;还刻了一枚印章:又一童年;写了一幅字:不负春光。囤积的宣纸,等待我这个书画爱好者去折腾……然而,事与愿违。一些行业协会的领导,知道我这个工作了四十余年的设计师、工程师和企业管理者退休了,纷纷希望我去协会工作,我谢绝了。但他们提出能否为行业工作提点建议的要求,我责无旁贷,无法回绝。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卫浴行业发展迅猛。世界市场中卫浴产品至少六成是“MADE IN CHINA”。然而企业靠模仿国外的产品,或做贴牌生产为生,缺乏自主设计创新能力,在国际市场无竞争优势和定价话语权。为了改变这种“制造大国,品牌小国”的落后面貌,中央将自主创新列为国策,我们应该有所作为。于是,我建议由北京

代的世界。展览特地布置了一间《丁丁与蓝莲花》的展厅,着重展出那一册跟上海相关的丁丁旅行记。据随展览从伦敦来到上海的丁丁故事研究者法尔先生说,从画上海故事开始,埃尔热受到东方艺术影响,发明了丁丁连环画的特殊笔法——单线白描。从此,丁丁故事都是用这种脱胎于中国画的手法勾线,成为丁丁丛书创作的特色。

来自伦敦的法尔先生面对我们脸上的口罩,努力与我们口罩遮住的眼睛沟通。法尔先生说,因为单线白描技法在上海诞生,所以,上海是丁丁展最该来的城市。

沿江再走上十公里,就能看到从前江边的龙华飞机场旧址上,现在已经建成了西岸美术馆。工业时代漂浮着机油的河道,它的旧码头,它的旧电厂,它的旧飞机场,此刻幡然变成了心灵世界的漂流水道。

徐汇滨江的美术馆特别多,西岸美术馆里正在展出巴黎蓬皮杜中心的藏品,与浦东美术馆里,伦敦泰特美术馆以光线为线索的现代艺术展两相对仗,西岸美术馆里蓬皮杜的展品以声音为线索,展出的也是世界各地的现代艺术。从泰特到蓬皮杜,漂洋过海而来的现代艺术、油画、水彩、装置,每一件都在奋力摆脱文艺复兴的巨大阴影,脱离古典世界观和价值观念的强力束缚,建立更个性、更反映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更注重表达心灵世界的艺术世界。

在西岸美术馆里,还有一个跟蓬皮杜中心远隔合作的现代舞项目。一个法国的现代舞作品,由中国的舞者段妮代替法国舞者在西岸呈现。一名法国舞者,一名中国舞者,带着翻译在线上排练。演出那天我看到的,是带着强烈段妮印记的法国故事。也许这个项目缘起并不是要这样融合,本是因为世界隔绝而出于无奈,但它的结果却

中国五金制品协会,上海建筑五金分会,联合中国工业设计协会(北京),上海工业设计协会,共同举办“中国卫浴产品创新设计大赛”。以产学研,推动行业的创新研发。建议很快得到各协会负责人的批准和大力支持。由我提议冠名“金勾奖”的大赛及设计的logo正式公开上线,我也作为总策划也算披挂上阵了。

全国性大赛,千头万绪,开会,联络,征稿……家里成了我的办公室。协会人手少,夫人也被我拉进来,成了我名副其实的“小秘”。退休了,不坐班,忙点没啥。要命的是许多工作都要在电脑上做。上班时,此类具体工作由下属来做,我也没上心学。特别是为了使参赛高校设计专业的师生能熟悉产品,我必须去学校作巡回讲座:产品结构功能,制造工艺,设计要素,市场动态……

### 归田不卸甲

好像是,晋阳湖每年都要产大量的藕。太原人似乎也只有在在那一时段可以吃到鲜藕,然而并不把藕叫“藕”,叫“莲菜”。上海好像没听人这么叫。我的朋友来自黑龙江,开口道,“俺们那儿就叫一个字——藕。”

童年的每年暑假,我迫不及待地要回老宅去,实则是想吃奶奶做的冰镇藕片。不知冰箱为何物的奶奶把嫩藕拿只网兜装了,出院门往西去有一眼深井,将那藕沉入井底,这头连着一根麻绳拴在树上。隔日绝早起来,将藕拉上来,切成极薄极薄的片,粗瓷大碗盛半碗凉白开,捏一撮白砂糖,将那藕片浸着。我到家四六不顾,先捞一片来嚼着,清凉爽脆里带一丝鲜甜,简直人间美味。我不禁想起许多年前在北京生活工作时的人与事。

酒店老板买下亮马河上的一条船——这么说其实不够贴切,因为那船不能开,是船形的一座酒楼。我在那船上学茶艺。亮马河公园里有个“观景楼”,酒楼泊于湖中,与其遥遥相望,景致独特。常见有电影导演前来此地取景,明星亦不鲜见,连朝接夕,人头攒动,很是风光了一阵。

那湖面甚为阔大,到季时要产大量的藕,大量的荷叶与莲子,酒店便审时度势推出“时令菜”。后厨有一个师傅专做地方风味,拿手菜是“荷叶八宝酿老鸭”。就地取材——用湖中才刚离开水面的青

嫩荷叶(一旦枯黄便自带水腥气),将处理好的鸭子层层叠叠包裹,送至“上闸”蒸十几分钟。鸭肉酥烂脱骨,别样清香。我尤其喜爱一道“梅花甜藕”。藕分红花、白花、麻花。红花藕体形瘦长,外皮褐黄,粗糙,含粉多,嚼起来发酥。麻花藕切开来白中带粉,卖相欠佳。于是一定要取湖中开白花的藕,俗称“白花藕”,

### 春日风荷

王蓉

肉质亮白,肥嫩多汁,甜味浓郁。洗净后蒸透,将京糕仔细灌入藕眼,改刀切片,一圈圈于盘中码好。临上桌,将白砂糖与鲜桂花熬制的汁浇淋上去,仿若梅花朵朵,爽心悦目。店里同时也卖上海人喜欢的“桂花糯米藕”,意思相近,迥异之处在于,糯米藕灌糯米,且最好是圆糯米。灌糯米手法有讲究,要紧而不实,需留出涨发空间。上笼隔水蒸,待见藕孔中糯米微微鼓出,不必担心会掉出。清鲜之气彼此交融,使得原本毫不相干的两种食物,在咀嚼中变得丰盈而具体起来。

藕拿来煲汤极好。龙骨排骨肋骨,肥瘦不拘。酒店常用大棒骨,将藕切大块,放老姜、赤小豆、红枣,旺火烧开调至微火,煲足四

个钟头。关火时丢几颗带子或干贝提鲜。真正的老火靓汤。汤少料多,肉渣别浪费,大瓷盆满满一盆,等员工餐时端上桌,藕块已炖至酥烂,肉味丰腴,人人埋头饕餮。北京人把藕的嫩秧,即藕上边生出的小芽叫“银苗菜”。貌似莼菜,当然不是。太原好像没看见过。上海有吗?莼菜在各地常见,一年四季装在罐头瓶里,味道与鲜莼菜天渊之别。有银苗菜罐头卖吗?

想起有次去湖北。小菜馆里有一道藕醋藕心菜。藕心菜即藕带。初夏时节,整座城市大小菜市场俯拾皆是。白嫩细长,静静安睡于角落里,有种朴素的美。几块钱买一大把,清炒或凉拌,味道殊绝。幼嫩的根状茎,由顶端的一个节间与顶芽组成,膨大后成为藕,然而就算是最嫩的新藕,吃口与藕带也逊色太多。藕带季节性很强,出水后保鲜期就那么三两日,得抓紧时间享受。

我的童年在太原。记忆中,母亲每趟从上海回来,要带很多西湖牌藕粉。亲朋好友人人有份。然而冲藕粉有技巧,不能直接以滚水冲,更不能煮,要先用冷开水充分融化,静置使其沉淀,再滤去浮水,且搅且注入开水。慢慢搅才不会结块。干藕粉淡淡的粉色,与水激遇交融,变得莹亮而剔透。这颜色实在不好形容,令人想起暮春初夏之时,远远的天边那将雨未雨的云朵……

沿着地图寻觅公园,却意外闯入三条荒废的铁轨间。整日生活在城市中,能站在铁轨上,是个难得体验。

曾经的钢筋铁骨,已被岁月的风雨锈蚀。它们,无疑是走至暮年的英雄,用自己的青春和热血托起无数行者看世界的梦想。为此,我要感谢它们。因为我曾是个孤独的旅客,而它们,承载了我沉甸甸的梦。我跟着它们的脚步,渐渐走远,直至把故乡抛在身后。我在看不见月亮和星星的城市里,贪婪享受着永不熄灭的白昼,竟然忘记了黑夜的存在。我深陷在巨大的,光怪陆离的漩涡里,挣扎着自救,却被更大的虚无吞没。于是我开始怀念起黑夜那双黑色的眼睛来。

我梦想着,曾经载我而来的列车,有一天能再次来到身边,解救我于苦苦挣扎中。我闭上眼睛,任思绪沿着绵延的轨道飘远。我看见一列火车正从看不见的远方驶来。车轮千万次地滚动向前,像永不停歇的钟表日夜兼程。它经过荒漠戈壁、山河湖海、森林平原,来到人潮汹涌的地方。为了它的到来,我已痴痴地等待多时,秋水般清澈的双眸惹上一层尘埃。还好,它不疾不徐地来了,我得以在它停歇的间隙,像抓住救命稻草踏上阶梯。我的心怦怦地跳动着,从未有过的活跃,死而复生般,随着列车义无反顾地奔向远方。那个方向,是故乡。我仿佛看见一轮巨大的月亮温柔地照彻着沉睡的乡村,如母亲亲爱抚婴儿般,眼睛泛起爱的涟漪;满天星斗萤火般地闪烁,与我玩捉迷藏的游戏;还有一只只野猫聚集在村口密谋着什么,却在一声犬吠的惊吓中,四下逃散。



一人一狗一世界 (插画) 慕容引刀

体现出世界与心灵不甘心的,有些低洼之处,钢铁防波堤也已经竖了起来。这原来是一条用于运输的繁忙河道,沿河有上百个各色码头,如今它跟世界上那些著名的运输河道一样,运输心灵世界的货物了。在这个彼此隔绝的世界里,河流仍旧流向大海,大海仍旧四通八达,拍打向每一处海岸。

遗憾的是我不会制作上课用的PPT。无奈,只得请来大学生老师手把手教我。虽老眼昏花,反应迟钝,总算基本学会了。当我走上同济、国美上海设计学院、东华、华东理工、视觉艺术学院、江南大学等十多所高校的讲台,打开电脑用PPT像模像样地讲课时,下面的师生不会想到这个玩意儿,本老头刚刚才学会。在以后的

几年中,我凭这三脚猫小技,还应邀为高校研究生、本科生讲“创新思维和设计”“艺术修养和人生历练”;为母校澄衷中学的学弟学妹讲“艺术欣赏与修养”;为摄影群讲“摄影艺术欣赏”;讲书法、讲绘画、讲篆刻……学以致用,不亦乐乎!在各级领导、企业和高校的大力支持下,金勾奖大赛连续成功地办了四年,共收到全国(包括台湾地区)近万件实物和平面设计作品。由清华美院等

想学的东西太多,想做的事情也不少,这一生,我好像从来没有如此充实过。

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

秦至

十日谈 人生第二春 责编:殷健灵